

吉安

过年这段时间,雪原上的温度,每天都在零下20度左右,算是温暖的好天气。想想,或许是上天怜惜雪原上需要在过年期间走亲访友的人们,才会将温暖的阳光赐予大地。

雪原上的人们尊重猫狗这样弱小的生命,相信动物虽不能言语,却可以通灵,能够代替人类向苍天传递希冀。所以不管它们做过什么,人们都能给予原谅和宽容。就像这两天我和阿妈、弟媳凤霞、弟贺什格图四个人,好不容易包了一大袋牛肉水饺,放到门口冰冻的时候,常来和花花嬉戏的邻家大狗,竟给一口气全吃光了。我顿时觉得郁闷,躺在炕上气呼呼地说:我们的辛苦全让狗吃了!阿妈却哈哈笑个不停,好像这是一件给她今年的最后一天,带来莫大乐趣的事。她还猜测说,别看花花跟那狗平时玩得挺开心,它要是知道了这事,肯定得和那厮打一架,因为不经允许,花花从来不吃自家橱柜里的东西。

所以虽然到了一年的最后一天,因为这些给牧民们带来希望的牛羊猫狗们,整个草原小镇还是处在日常的忙碌之中。早晨在院子里,依然可以看到栅栏外,骑马拉着一板车的干草,慢慢经过的男人。大路上狗在追逐嬉戏,小猫蹑手蹑脚地走到一株干枯的哈拉盖草旁边,捕捉一只正专心啄食的麻雀。喜鹊们又占据了食物丰盛的垃圾堆,牛吃完了干草,排队到雪原上溜达。蓝天下候地飞过一只不知名的大鸟,成群的羊聚在太阳下,百无聊赖地说着闲话。负重前行的爬犁,在雪原上溅开洁白的浪花。此时此刻的小城里,超市关门,店铺歇业,小贩们不再劳作,全都打烊回家,而雪原上的人们,却不能将动物们弃之不顾,年味,是飘荡在牛羊咀嚼的干草堆里的。

不过互相串门的人们,还是带来了浓郁的年的气息。镇上两个女人拿着手电筒,走了40多分钟的夜路,来给阿爸阿妈拜年。不过她们此行的目的,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就是看望阿妈



雪原上的新年

絮怀

流水的回响(外二章)

北琪

岸边草木葳蕤,鸟鸣阵阵。一条河,用浪花在写诗。这诗,注定奔向远方。

白云酝酿的雨滴,有着温和的属性和慈悲的心怀。如此纯净,如此善解人意。

被雨水浣洗过的月光,清新、朴素,平添了几分“把酒问青天”的豪迈。

此时的琴声只为晚归的羊群响起。不同品种的羊,迈着相同的步伐,朝着家的方向迈进。今晚的月光,只偏爱这个草原深处的村庄。

岁月的裙裾掠过河床,掠过草尖和马蹄声,在溪水长流处落脚。村庄的沧桑,已被流水卷入漩涡。桃花与狂风的恩怨,在水上翻腾几下,从此一去不返。

这条河从哪里来,无人知晓。它跟村庄一样古老。无数滴水汇聚,便有了这条小河,村庄便有了自己的辽阔。

也许,这河里的每一滴水都有思想,都曾经拥有整片天空,俯视大地。它们不想委身于一只碗,怕有一种倾斜,玷污了自己的清澈。投身江河是它们最明智的选择,可以选择缓缓流淌,或制造几朵洁白的浪花,奔腾向前,滋润一方福田。委屈时,还可以选择,从一个人的眼里夺眶而出。

一滴水的重量,也许只有露珠最懂。它端坐在草尖上闪耀光芒,哪怕只有短暂的一瞬,也要见证稻谷飘香和自行车彩道上传来的欢声笑语。

草原为琴,河水为弦,金秋的手,奏出五谷丰登的交响,被村庄收藏。

格桑花开

义勒力特小镇,是格桑花的家园。每一条小巷,都有格桑花探出头

诗散文

家刚刚过门的儿媳妇凤霞,以及千里迢迢从呼和浩特赶来的我。我正犹豫着要不要进去见见她们,阿妈就打开了我房间的门,将她们让到了炕上。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又担心说了她们也听不懂汉语。不过其中一个面容白净的女人,很热情地用不流利的汉语告诉我,她的儿媳妇也是汉族。而另外一个黑瘦的女人,则问我是否习惯这里的寒冷,又问能否听得懂蒙古语。我立刻“炫耀”道,我会说好几句话了呢,比如吃饭是“吧嗒伊德”,喝茶是“奥湖奥”,在做什么是“压基”。大概是我说得太多,满屋子的人都笑弯了腰。而气氛也立刻融洽起来,旺旺的,像火塘里穿行得通红的火。

阿妈对春节晚会的关注,历来很淡。阿爸看了片刻,便起身走了。凤霞在忙着做饭,根本无暇去看,她说自己从小到大,就没有正经看过一次春节晚会,他们家这个时候要忙着做牛血肠、杀猪宰羊、包饺子,所以她嫁到这里,也把这些事情一并承继过来。基本上,这一天凤霞就没有出过厨房。贺什格图和鹏鹏则打开了麻将,并不忘支起一只耳朵,听最新下载的蒙古族歌曲。阿妈则在煮手把肉,还顺手给我蒸了一大碗地瓜。我在弥漫了所有房间的油烟味里,也忘了看每年都没有落下的春节晚会,都已经开始半个小时了,我走进客厅,才发现错过了许多一直期待的明星。

这一天是我看到的草原小镇最明亮的日子。我跑出去看整个镇上炸响的鞭炮,瑟瑟发抖地在被照亮的雪地里看了一会,就穿过寒气,猫一样嗖地钻进屋子,恰好跟开门的阿妈撞了个满怀,她哈哈笑着将我拉进房间,又帮我扑打身上的冷气。其实我很想告诉阿妈,我已经不太惧怕雪原上的寒冷了。

我不能熬夜,一点多的时候,便关灯睡去。凤霞进来,又帮我打开灯,笑着说,今天除夕,房间里不准关灯呢。一向没有关灯睡觉习惯的我,这一夜,却睡得很香很沉。

来,嗅着小院里飘出的稻香和奶香。

黄昏需要悠远的长调,把它引向寂静的夜,在夜里飞溅出耀眼星光。格桑花走过长夜,悄然绽放。

只要人们充满期待,它们愿意努力盛开。

阿妈演出归来,仍在回味。一片格桑花,集中所有的力量,为她伴舞。托着露珠的嫩叶,将金色的喜悦扬在脸上。

这座塞北小镇,盛产芬芳的生活。

阿爸看着大棚里的灵芝,露出满意的笑。园里的孔雀展开翎羽,辉映晚霞的光芒。一轮月亮,在盛满马奶酒的银碗中,写下团圆的篇章。每一座庭院,都升起欣欣向荣的炊烟。

格桑花将风吹草低的场景,描绘成多彩的画卷,诠释草原人对这片土地丰盈的爱恋。

呼唤

歌声飘过义勒力特小镇。草,就绿了。牛羊在坡上,清风在麦田。

马头琴声响起,草原顿时辽阔起来。马群走出暮色,走进星光。琴声追随马群,还是马群追赶琴声?蹄声之外,遗落满天星光。

挂着露珠的麦苗,也多了几分韵致。如此清新。

巴特尔走出毡房。一朵又一朵格桑花,在阿娜儿的心里盛开。安静的粉,跳动的红,纯洁的白,在夜色里泛着光。

风吹麦浪,琴声浩荡。一只鸿雁舞出生命的律动。然后,飞向远方。

麦苗拔节的声音长出翅膀,不停地飞翔。给草原上的生灵,添加新的注解。萨日朗的红,表白火热的爱;银色的月光,表达纯真的情。

一阵风穿过麦田,穿越马头琴声,在古老而又崭新的村庄翩翩起舞。

卢海娟

裹紧大衣,系好围巾,每一天的清晨和黄昏,匆匆行走在上班的路上,天总是干冷干冷的,雪还没有化尽,所有被阳光忽略的地方,白雪仍然在静静地躺着。风像铁制的刷子,刮在脸上划得肌肤隐隐作痛——我一直笃信,这仍然是冬天肃杀的北风。

朋友却雀跃说,天快暖了,春风起了,春天快来了。

我四处张望:裹挟在尘霾里的树没有一星儿醒来的新芽,皴裂的枝条没有一点水润的痕迹,不是说“十里春风,二分明月,蕊仙飞下琼楼”么?没有春花,没有春草,更别说蜂蝶与燕子了。“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连草木都睡着呢,在冰冷的天气里,哪里有一点春的消息?

朋友却执拗地说,春天的确来了,整日疯狂地舞动着刮来刮去的,就是春风,“二月春风似剪刀”。

怎么会呢?春风,应该是缠绵的、温存的,带着柔情。不是说“吹面不寒杨柳风”吗?春风来的时候,应该安静、温情,带着阳光的暖,带着大地的爱,“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应该像婴儿的襁褓,像少女的裙裾,款款送出花朵,送出一缕暗香来,“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

春风来,应该是喜悦的、干净的、光明的,“东风好作阳和使,逢草逢花报发生。”它来,应该是娴静的、甜蜜的、氤氲的,“春风骋巧如剪刀,先裁杨柳后杏桃。”它来,冻僵的心就会缓缓苏醒,想起爱,想起青春,想起所有温软的往事,想起丢失已久的博大温存的怀抱,“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

春风是恩泽,“雨洗青山净,春蒸大野融。”它来,万物萌发,生命蓬勃。

它是最接近禅意的静宁氛围。是唐代李华“芳树无人花自落,春山一路鸟空啼。”中默默摘

下花瓣的那一缕,轻轻推送鸟鸣的那一羽;是“春风伴舞鸾,流月照芙蓉”的空灵与了悟。

它是海语谆谆如沐春风。宋朱熹《伊洛渊源录》卷四云:“朱公拔见明道于汝州,逾月而归。语人曰:‘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月。’”朱光庭是理学家程颐的弟子,他在汝州听程颐讲学,如痴如狂,听了一个多月才回家,回家逢人便夸老师讲学的精妙,如沐春风。

它是绽放在脸上的无法掩藏的惊喜。“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好运气扑面而来,从此可以别开生面、风云际会、龙腾虎跃一番了:“春风得意归来好,衣锦联镳入故乡。”功成名就,荣归故里。

它是如花美眷。“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云霓是它的衣裳,花儿是它的容颜,春风吹拂阑干,承露的花儿更加娇艳。

它是爱情蜜意,是写不尽的艳曲春词……

“春风先发苑中梅,樱杏桃梨次第开。荠花榆荚深村里,亦道春风为我来。”这是白居易的春风。春风吹遍大地,云在轻轻游走,水在微微荡漾,草把大地染作鹅黄……春风是大地的裙裾,抚着花琴,弹奏着抒情的序曲,繁华盛开,万物峥嵘,生命将有一场盛宴要去赶赴。

春风一到便繁华,走在春风里,我的脸,因风的抚摸有一丝细细的痒,加上围巾作怪,偶尔在脸上拂一下,让人不由得一凛。我的大衣,遮不住裙角飞扬,在风中舞蹈。连吸在肚子里的气体也是清爽甘冽的,让人精神振作。

走在春风里,身体一下子变得轻飘飘,好像可以直上云霄。思想的野马也改变了方向,我喜欢走在春风里的那份惬意与舒爽。我喜欢,心猿意马,喜欢在春天、在路上胡思乱想。

春风一到便繁华,我和这个娑婆世界,终将有一场美丽的邂逅!

春风一到便繁华

风且吟听

乡戏

董宁

我的家乡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镇,走在古朴的老街上,你会感到一股宁静与安详,脚下的石板路沉淀了太多的历史和沧桑,有着太多的故事在这里上演又落幕……

每到农历正月初二,记忆中的乡戏就开始在老街上演,一场接一场,热闹的戏事裹着年味儿挤满了正月。等正月转身走掉了,古镇的年就也就走远了,古镇的乡亲们便走进春播里,开始了年复一年的农忙。老街有一处戏园子,来看戏的人络绎不绝,像赶年会。小孩子不懂戏路,更不知故事的曲折离奇,但比大人还兴奋,哪儿热闹就往哪儿钻,戏园子自然成了开心的乐园。那时我是个小戏迷,虽猜不透这穿了长袖阔袖的古装戏,但逢戏必看。哪天一场没到场,心里就直痒痒,像瘪了的气球一样打不起精神来。

戏园子里看戏的人爆满,台下可是个热闹地,一排排简易座位上人影晃动,清凉的空气里流动着看不见的热烈。老爷爷、老奶奶、小媳妇、庄稼汉,还有跑前跑后的小顽童,都挤成了一锅粥,戏园子成了人声鼎沸的热闹窝,古镇的年味儿和乡土民风,像是来这里躲藏了。

棒鼓手“啪、啪、啪”几声脆打,台上三阵锣鼓敲过,戏要开演了。大幕一拉开,台下刷地一片井然,一双双如珠的大眼睛静止了一般,几尺舞台让眼要看乱阵脚的戏客都屏住了神,乱哄哄的戏园子转眼成了安静有序的讲堂,左冲右突的热闹劲儿,一下子跑散了,年节里赏戏的时光,说来就来了。

戏台上,长衣袖成了旋风,高帮靴踏出一阵烟。小丫鬏着一身花套

衣衫,迈着碎步缓缓走来。耿直的黑脸暴怒无常,打着转儿“喳喳”地叫个不停。倜傥的书生便是另一个模样,扇子一滑,像掠过几缕春风。演员一个个走进角色里,戏台像是穿越时空走来,演员观众近在视线,却又隔世遥远,相望但不能相拥。前台西征,烈马腾空,武将操戈,战旗舞起西风。又是盔甲嘶吼,跟斗翻卷,擂鼓震天,酣战卷起尘烟。演员一头埋进戏中走不出来,一场场战事淹没了,忽又从历史的隧道中跑出来。观众十米观景,一眼却看到千里之外,看到北宋,看到南陈,看穿了世间美丑和爱国豪情。古镇戏台,一场接一场地看,如《杨家将》《木兰从军》《精忠报国》《霸王别姬》,还有《西厢记》《将相和》《桃花扇》《卷席筒》《玉堂春》《大闹天宫》《武松传》等。这些虽是乡戏,上演在小镇的舞台上,却自有天然野趣之美,像自然长成的一粒粒小珍珠,打小深埋在记忆中。正月里,有的乡戏豪情满怀,震撼人心,有的则千回百转,曲折离奇。有的又凄婉悲切,有的还惹笑逗趣。《杨家将》中,杨门三代英勇杀敌,保家卫国,杨门家事经久传诵。《花木兰》中,巾帼英雄花木兰,忠孝节义,代父从军,巾帼事迹可赞可歌。《精忠报国》中,岳飞忠心耿耿,气贯长虹,明月为之泣声动容。《将相和》中,蔺相如不与大将廉颇争功,虽受辱而不怒,传为佳话。这些古典名戏,演员个个使出了本事,有的唱腔圆润甜美,有的又唱得悲悲切切、声泪俱下。还有的声音轻柔尖细,高亢处,却又如百灵高飞。热闹的乡戏,把乡亲们唱得豪情满怀,一会儿又抹泪掩面。它唱活了年味儿,唱活了正月,唱活了古镇。

戏散,窄斜的小道上,三五成群的乡亲仍没从戏中走出来,一位老奶奶扯着嗓门说,这秦桧咋就这样祸害人呢。

炊乡烟土



春意盈窗

盛利者 摄

北国风光

在乌兰牧骑的日子

(组诗)

高金鹰

一路高歌

天地间下雪了,车还在原野上前行
卡车上的你们顶着雪
歌声穿透寒冷

仿佛有一个远古的种子
寄存在你们十六七岁的骨髓
隐约从体内长出了铠甲还有月亮上
降落的马蹄声声
又像一群年轻的你们
把欢笑和歌声钉在雪幕之上

直到炊烟随着歌声走进白云
所有的热烈都汇聚在宝力格苏木
不远处仿如祭敖包的喜庆
等着你们从夏日走入舞池,那绿绿的草地

这是你们奔赴牧场演出途中
在一个零下二十多度的敞篷车外
被冻僵的幻境

巡回演出

夏日你们穿行在原野
晴空万里 欢闹声声
忽然风雨雷电
雨在草叶上飞针走线
织就一张水雾大网
车馆的马鞭在空中急促地响起
草原上路不会就变成了泥泞
马蹄在泥水里打滑
漩涡把车轱辘吸住
“驾驾……”
任凭鞭子在空中飞舞
车馆和骏马的喘气声高过雷声
最后马儿趴在地上……

车马困在旷野
队员们脱下雨衣包裹好乐器和演出服
徒步前行

雨淋湿了十几里路,天色向晚
泥土埋葬疲惫。夜晚星空被洪荒咬住
大自然中不能演出
就在蒙古包里把马头琴拉响
说书,畅游世界
此时熄灭的星星
把夜空顶破,如筛子细小的网眼透着光亮

远处沉寂,仿佛与生俱来
那穿破天空的长调,能压住夜的黑

一晃到暮晚

马车后面一条土龙
把草原的脊背拉开
你们奔赴一场又一场演出
蜿蜒在锡林河的春天

晨光在炊烟中从未静歇,就像你们
不光是演出,还要帮老乡接羔保育
挤牛奶,拾羊粪。风跟着你们
匆忙的身影,令马兰花怒放

天,如潮水远远地流淌到草地
纯净的心海淹没尘世。天黑了
你们在落日前赶回家中
发现爱人正戴着老花镜观看
你们在牧场演出的实况录像
转身,你在镜中看到满头银丝的自己
原来一把马头琴伴你好来宝的故事
跟随着时针了一个甲子年

从开满沙葱花的草原
舞出大地心脏的跳动
从罕罕塔拉晨曦的练功房
渺小的热望支配着信念
长调、舞步闪亮马蹄飞过的灯火
你们明白那是无数次的传递
留下的生息。鸟雀倾斜醉了白云
远处山丘起伏地面,又一次划出鹰的翅膀

望青城

霍庆尊

北山远眺,
敕勒平川,城青如染。
大窑文化,历史悠久,
越时空斗转。

云中古郡,盛乐丰州,
丝绸之路犹见。
民族相融,铸剑归田,
昭君和亲千年。

今朝亲历,
商旺业兴,各族融合发展。
召庙寺塔,老街街衢,
旧地几更颜。

乳肉香飘,物阜民安,
敖包相会草原。
新伟业,多元一体,
共谱鸿篇。

星诗空